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
### 第二十九回 萬人敵得銀方息怒 一洞天受刃竟亡身

且說寶玉當晚歸家，別無所事，惟與秀林講那永貞武藝而已。一宵已過，來朝寶玉起身，一心想那永貞，不知來與不來。但永貞這等人品身材，雖不委瑣醜陋，卻嫌威嚴太重，眉目間隱隱有些殺氣，遠不如月山之粗中有細，月樓之剛而有柔。然各種技藝工夫，大非月山、月樓等所及。或者精力高強，是個能征慣戰、久經磨練的健將，縱剛猛的是其本性，而直爽勝於他人，未可謂為美中不足。況昨夜在燈光之下，尚未近身細看，終難分清楚。究竟怎樣的皮膚色澤，那裡能夠一目了然呢？倘在日間，見了他的兇惡之相，寶玉也收了心，不指望與他相會了。此刻提過寶玉一邊，再說馬永貞昨夜獻技已畢，仍帶徒弟們回轉棧房，想到寶玉頻頻顧盼，定是我的時運來了，不但桃花星進命，而且財星高照。我明天闖到他家，知怎樣的接待著我。這是口足口穩的事，斷無變卦之理。想至這裡，深為得意。那知出人意外，竟將那穩瓶打破，毋怪他要惱羞成怒，窮凶極惡，借端生風，放出那敲竹槓的伎倆了。但現在的馬永貞，還在那裡做夢，只道好事將成，無須過慮，睡到日上三竿，方始起身梳洗。

先往一洞天茶館裡吃了一回茶，挨延到午餐時候，回棧用過了飯，穿上一件大袖新馬褂，重出門來，已是兩下鐘了。並不往別處兜搭，大踏步逕向二馬路而來。雖寶玉家從未到過，然有金字商標，高高掛在門前，究竟容易找尋的，所以略略訪問，已至寶玉門首。永貞卻識得幾個字，知是不錯的了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直闖進客堂背後，從樓梯上走將上來。客堂裡的相幫、幫腿雖不認識永貞，還道是寶玉新做的客人，未便上前攔阻。又見他坦然而入，彷彿熟門熟路，一逕闖上樓去，或者他來過一二次的，故爾並不疑惑，仍照客來的常例，只把那叫人鐘撤了幾撤，滴鈴滴鈴的傳報客來。寶玉聞聲，即命阿金出外窺看。剛值永貞走到樓頭，阿金起初不認識，想不到永貞到此，未免呆了一呆；及至定睛細看，方知就是昨夜在丹桂獻技的那個人，心中雖甚是詫異，卻未便得罪他，免不得問了一聲道：「是啥人介？」永貞道：「你倒仔細認認看，可識得咱是那一個？」阿金假作認了一認，方說道：「阿就是馬老爺？」因永貞做過武職，所以叫他一聲老爺，不然，一個江湖賣藝之人，阿金也不屑叫他呢。永貞笑道：「正是咱，正是咱，你的眼力果然不差。但不知你家先生可在家嗎？」阿金見他這副白裡翻青的橫肉臉，心裡實覺有些害怕，便答道：「倪先生勒裡裡，不過身體有點勿舒齊，故歇困勒浪。馬老爺，請問搭來坐！」阿金恐他驚了寶玉，又不敢打發他去，故想了一個權宜之計，捏出幾句鬼話，領他到對面秀林房中去坐了，秀林照例接待，不必細敘。

單說寶玉隔房聽得他們講話，曉得馬永貞果真來了，甚是歡喜，本擬親自出房招接，剛到門簾跟首，忽然轉了一念，兩隻腳便縮住了。「待我在簾縫中復看一遍，再行定奪。」那知日間不看猶可，一看他這樣的凶狠之相，其實令人生畏：一臉的橫肉，白中透著青色，純是一團的殺氣。腦後見腮，反面即無情義；而且兩條眉毛斜飛入鬢，一雙大眼佈滿紅筋，分明是不得善終的相貌，怎麼昨夜都沒有看清呢？看官們休說在下胡言亂語，奪理強辯，要知昨夜在臺上演藝，一來燈光底下，究不如日間清切；二來樓上包廂內望到臺上，雖說不遠，相離也有四五丈光景，究不比一房之隔，可以看得仔細；三來練武的人，上臺獻技，翻要他面貌凶狠，方才有威勢，有精神，像個英雄的樣子，即做戲的武角，扮也要扮些出來，而況他真實用力，那有爾雅溫文的態度？故寶玉疑他這副面目一半是裝成的，因永貞本係白臉，並不焦黃黑醜，縱皮膚粗糙，略露青色的殺氣，不脫山東強悍本相，然被燈光所掩，那裡瞧得清楚？覺與常人差也不多，但武藝高強，遠勝常人，寶玉所以起了愛慕之意。如今青天白日切近窺探，怎能隱隱山真面？不覺吃了一嚇。知此等兇人，斷然相與不得的。登時將腔慾火，消化得乾乾淨淨，猶如兜頭澆了冷水一般，暗暗埋怨自己不好，怎麼瞎了眼睛，勾引這禍患到此？開門揖盜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別人。還虧我尚有主見，先在簾縫內私窺，不曾造次出去會他，否則被他纏住，欲罷不能，叫我怎樣的接待呢？雖昨夜眉目傳情，並無實據；然他既到此間，終說我招他來的，必不肯善罷干休。設或大肆咆哮，當面吃他的虧，豈不坍臺煞人？現幸阿金善於詞令，領他到秀林房中去了，不知講什麼話，且待阿金過來回覆，再想法打發他走罷。此時寶玉心中忐忑異常，實在怕他不講理信，動起粗來，我這裡的擺設東西，不論貴賤大小，怎禁他一頓拳頭呢？縱租界上面好去喚巡捕保護，拉他到行裡去，無如他的名頭高大，誰敢近他的身？況他與副捕頭黃鬚鬚交好，巡捕未必肯來幫我。想到這裡，未免更覺躊躇了。

不一回，阿金過來問道：「大先生，故歇來格格馬永貞，阿有介事約俚得來格佬？」寶玉只得嘴硬道：「阿要熱昏！倪昨夜頭去看俚練本事，也一淘勒浪，阿曾看見奴去約俚嘎？」阿金道：「劃一劃一，實梗說起來，明明是來敲竹槓，倪哪哼回頭俚介？」寶玉道：「要末實梗罷，去對俚說，今朝倪先生身體勿好，一逕困勒浪，待慢格。過脫一日，讓倪先生專誠備一桌酒，差人來請罷。」阿金道：「格套閒話，像煞倪真約過俚格哉，阿要倒攏氣煞介？」寶玉道：「若勿實梗，倪打亦打俚勿過，哪哼請俚出門嘎？」阿金聽了，也是沒法，只得照著寶玉的話，向永貞一說。那知永貞勃然作色，曉得寶玉變卦，如失去了一個湊口饅頭，即時豎起雙眉，圓睜兩眼，把著檯子一拍，惡狠狠的大怒道：「這是怎麼話？咱現鐘不撞，要來希罕你的臉帳？豈非明明推阻，有意戲弄著咱嗎？他既然不愛咱，不該約咱到這裡來，向著咱眉來眼去，賣弄什麼風騷。到了今天，又不願見咱的面，只說那空頭的話兒，當咱是穿紅鞋的三歲孩童，未免欺人太過！想咱乃堂堂七尺英雄，斷然不上你們的當。你去對他講：如果中抬舉的，叫他快些出來，好好的招待咱；倘或不中抬舉，哼，咱眼睛還認得他，咱的拳頭卻不認得他，莫怪咱反面無情。況咱天天沒有閒工夫，那工夫就是錢，你們耽擱著咱，可賠得起咱的損失嗎？」這一套硬話，明是以強凌弱，肆其敲詐的手段。猶如現在的中國，不論什麼大小事情，倘與外國人交涉，休問理之曲直，動不動索詐賠款自數萬至數百兆，必飽其欲壑而後已。今永貞這副口氣，即是這個意思。阿金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心中甚是不服。雖怕他動蠻，卻用軟語辯駁道：「馬老爺動氣，有理勿在高聲。我聽仔格種閒話，倒有點勿懂哉，讓我弄明白仔，好搭倪先生說。皆為倪先生昨夜頭看戲，我亦一淘勒浪，看見約啥格人。就算約人末，說嚙不一轉勿差倪，倪阿有啥勿曉得格？至於眉來眼去格說話，更加無憑無據哉。看戲如果勿用眼睛，倪來作啥介？倒勿如弄一班堂名聽聽，阿是一樣格嘎？」永貞不等他說完，又握著拳頭連敲了幾下桌子，怒罵道：「放你媽的屁！你敢在咱老子跟前這樣混帳放肆？難道咱來訛詐不成？咱對你說，你如去傳話便罷，不然，先試試咱的拳頭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伸手要打阿金。阿金見勢不妙，自知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急忙答道：「我去說，我去說。」身子早已退出房門。永貞原不過嚇嚇他，並非真要打他，故不追趕，讓他傳話去了。

阿金慌慌張張走進寶玉房中，眼淚索落落，將永貞的話述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他要打我，大先生，快定主意才是。」其實寶玉隔房早已聽明了一大半，預知永貞來意無非要詐我銀子罷了。看這個樣子，若沒有他做和事老，斷難打發他出門。與其被他毀壞東西，激成打房間的風潮，損失必然更大；再者有礙聲名，徒留一場笑柄，還不如自認晦氣，破費些錢鈔，買個安靜的好。想定主意，便向阿金說道：「嚇，勿要緊格。俚故歇想勿著奴，格落窮凶極惡，口口聲聲說工夫就是銅鈔，要奴賠俚格損失，究竟還好弄格來。替奴開仔鐵箱，先拿五塊洋鈔出來，去送撥俚仔，只說倪先生孝敬買酒吃格，看俚哪哼說法，倪再定罷。」阿金搖手道：「實梗是勿局格，目今世界浪惡人多，打發仔一個去，亦來仔一個，有幾化洋鈔勒浪嘎？我想怕是怕勿盡許多格哩。」寶玉道：「奴阿有啥勿曉得？奴也勿是真真俚，情願甩脫洋鈔，皆為俚勿比別人，一來勿懂啥格情理，敲壞仔奴格物事，勿止格兩個洋鈔；二來俚格名氣大，腳力亦大，奴若鬥俚勿過，倒要弄得坍臺格，格落暗氣吞聲，肯拿銀子買安靜哩，勿然，奴老早喊兩個巡捕，押仔俚出去格哉。」阿金又欲回答，聽得秀林房裡，永貞等不耐煩，又在那裡敲臺拍凳，一片聲的「王八羔子」，怒罵不休。寶玉恐鬧出禍事，只催著阿金照辦，阿金無奈，取了鑰匙，開了鐵箱，先拿出五塊一封洋錢，當寶玉點了一點數目，急急走到永貞那邊。見秀林早已躲開，便懷著小心，裝著笑臉，低聲下氣的說道：「馬老爺，請坐仔，用勿著火冒格，聽我說哩。剛剛我搭倪先生講格件事體，倪先生說待慢格，本則要備酒請老爺，皆為身體勿好，坐勿動勒浪，格落叫我拿一點點薄敬，送撥老爺自家吃杯

酒罷。」說著，就將五□元送到永貞手裡。

永貞怒氣雖然退去了一半，接在手中顛了一顛，究嫌太少，即將洋鈔擡在臺上，厲聲說道：「想咱馬永貞是一個天下無敵的好漢，並非誇口與你聽。咱腳踢黃河兩岸，拳打南北兩京，誰人不曉？那個不知？難道只值得五□塊錢嗎？叫他省了，免得帶累咱家的名譽。」阿金見五□元打不倒永貞，只得收轉，仍去回覆寶玉。寶玉又加了五□元，永貞尚嫌輕微。阿金來回了幾次，直加到貳百元，永貞方才首肯，怒氣全消，將洋鈔揣在懷裡，也不致謝一聲，也不說「打擾」兩字，勇糾糾，氣昂昂，搖著那英雄幌子，裝著那豪傑招牌，挺胸凸肚，大踏步下樓出門去了。氣得阿金髮了一個昏，咬牙切齒，罵了幾聲「殺千刀、拖牢洞瘟囚犯」，又在門背後拿出一把掃帚，順著永貞走過的所在，掃了一掃，免得他足跡再臨。然後回身到寶玉房裡，細說一番。寶玉吃了這一場虧，好似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只暗恨自己瞎了眼，以致弄出這件破財的事來。正叫做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所以寶玉與永貞不能成就美事，否則碧眼胡兒尚且伴宿，翻怕那永貞的兇惡，情願失財？斷無此理。可見露水因緣，未嘗無野月老從中撮弄，看官們以為然否？

如今暫將寶玉擱起。且說馬永貞出了寶玉的門，雖未能□分滿意，不獲與寶玉交好，然詐得二百番妹，也算是小小一注橫財，匆匆回轉棧房，並不與徒弟們說知，把洋元收藏好了，仍到馬路上去遊蕩，毫無別事。候至晚間，復同徒弟往丹桂獻技。與昨宵大致相同，不須重贅。一連七天，都是一樣，並無書說。丹桂限期已滿，松三送了他五百兩銀子，猶欲他再演數天，永貞囊橐已充，約有千金之譜，便有些不高興了，推說身子不爽快，要靜養一兩禮拜，再行擇吉登臺。松三知他高抬聲價，也不再三勉強了。

那一天傍晚時候，獨自在英大馬路間行，見迎面一部人力車如飛而來，車中坐著一個青年，彷彿從清江逃走的變童。但車兒行得很快，未能看清楚；要想冒叫一聲，又恐認錯了人，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故隨後緊緊追趕。好在他腳程極速，只離那部車兒不到二丈多路，見車向北飛奔，從盆湯弄越過大橋，望東轉了一個彎，一直至鐵馬路天後宮左近，那車子即便停下，知他就住在此間了。永貞搶步上前，仔細認了一認，果然是變童無疑。正要想用手去拉他，那知變童也見了永貞，曉得不妙，早已一溜煙走入一家門內去了。永貞雖忿火中燒，卻也無可奈何，不便追入。但向這家門前看了一看門牌，又問近處的鄰居，他家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是做什麼生意的？都說只知這家姓顧，是新近搬來的，那裡曉得底細呢？永貞打聽了一回，都是如此。萬不料那個姓顧的就是這仇家顧忠溪。

其時天已昏黑，只得快快乘車而返。回到棧中，與眾徒弟細述所見，即托他們前去察訪，只要問明他家姓名、營業，便好上門索收了。無如數日之中，尚未訪悉，永貞悶悶不樂。幸得這幾天，正值西商雲集，賽馬春郊，借此可以消遣，也僱了一輛馬車，到跑馬場邊觀賽。見自己奪得忠溪那匹好馬，前托黃鬍鬚賣與西商的，今日也在此賽跑，故買了一張跑馬票，就指定這匹馬，與人賭鬥輸贏。這一次洋商賭賽，共有二□三匹馬，永貞指定的名列第三，雖不如第一第二，也贏了五六□元，甚是得意。看過了三天跑馬，仍想到變童身上，不知何日珠還合浦，以治其私逃之罪。

一日清晨起身，方欲至一洞天品茗，忽見大徒弟進來回覆，說此事已經訪明，那個姓顧的即是馬販子顧忠溪。變童現住彼處，仗他做了護身符。請師父作速取討，休再被他遠遁高飛了。永貞聽說，大罵忠溪不止，即刻帶著兩個徒弟往鐵馬路忠溪家來。不待通報，昂然直入。卻巧忠溪未曾出外，正坐在客堂裡面，見永貞一臉的怒容，諒必為此變童而來，勉強招呼永貞坐了，便問：「到此可有貴幹？」永貞道：「咱去歲冬間在清江走失了一個童兒，怎麼你竟私留在此？你快些叫他出來，待咱帶了回去，問問他逃走的罪名。」忠溪笑道：「走失了何必再尋？譬如俺這匹好馬，換了你的童兒，豈不是扯一個平嗎？倘若你必要贖去，也照你的舊例，拿二百兩銀子來，你立刻帶回便了。況人比畜生更貴重，二百兩銀子，你還便宜得多呢！」永貞雖無言可答，卻自恃本領高強，怒氣沖沖，只向忠溪硬索。忠溪置之不理，只說：「你沒有銀子，休要在此纏擾，恕俺不奉陪了。」說罷，起身入內去了。此時永貞無可發洩，意欲搗毀他室中的什物，又恐他手下人多，一時難以逞志。況行兇打人，犯了租界章程，不當穩便，故爾權且忍耐，惟有口中聲揚道：「顧忠溪，你除非永不見咱，咱便罷休；倘不幸遇見了咱，你也休想活命！咱若軟一軟心，算不得英雄好漢。如今限你三天，把咱的童兒送來，咱還恕你。三天過後，饒你脫不了咱的手，叫你看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忿忿然帶著徒弟去了。這幾句話，原是永貞的落場勢，誰知竟取亡身之禍，在永貞夢兒裡也想不到。

此時忠溪身雖入內，卻在那裡竊聽。聽得永貞聲揚，只道他是實言，吃驚不小，與他真有不兩立之勢。但我不是他的對手，必死無疑。不如我先下手為強，給他一個「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」；又叫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」。即忙與手下的馬販，以及認識的馬夫計議此事。有的獻毒謀，有的願效力，皆異口同聲的贊成。忠溪聽眾人畫策，便問：「你們可知永貞常在何處？」眾人均說不知。惟內中有一個馬夫曉得永貞常往一洞天吃茶，向著忠溪一說，忠溪即吩咐他逐日偵探，以便伺隙可乘。又擇四五個大有力的馬販，暗中跟隨永貞，一見可圖的機會，立刻動手，使他猝不及備。其餘眾人把風，亦可以相機幫助。指派已定，均拌著費幾天工夫除此後患。正所謂：

謀定月中擒玉兔，計成日裡捉金烏。

不言忠溪要暗害永貞。且說永貞回歸寓所，憤恨填胸，彷彿仇深如海一般。然猶指望忠溪懼怕，三日之中，或將那變童送來，也未可知。不意到了第二日晚上，忽然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安，未識主何徵兆，卻終不防忠溪暗算。一夜未曾合眼，絕早抽身，也不梳洗，就往外邊去閒散。剛到棧門跟首，突然躡出一隻白狗，咬住了他的腳，永貞一時性起，一腳把狗踢開，早已活活的踢死了。他也絕不介意，仍往一洞天茶肆中去，怎知後面有人跟隨。他上了茶樓，揀著沿窗明亮處坐下。堂倌先端了面水過來，永貞應該要死，便低著頭拖水洗臉。不提防樓梯上跑上四五個人，腳聲一陣碌亂，永貞剛正舉頭慾望，絞起那塊手巾來揩面，怎料為首跑上樓的人趁這個當兒，雙手一舉，飛出兩個石灰包，照准永貞打去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永貞雙眼之上，永貞躲閃不及，知是仇家來暗算，急忙用手去揉，已經金星亂迸，睜不開眼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人拔出兩口樸刀，躡將過來，就向永貞腳上兩刀，永貞一隻腳雖已斬斷，一隻腳卻沒有斬著，吃了這一痛，那一隻腳早已提起，竭盡平生之力，踢將過去。拿刀的也未防備，被他這一踢，力量實在不小，把那個拿刀的，與沿窗的一排欄杆一齊滾出窗外去了。眾人吶了一聲喊，一擁而上，鐵尺的鐵尺，棍棒的棍棒，均向著永貞打下。雖被永貞拆了兩隻臺腳，一陣亂舞，打傷了好幾個人，究竟眼已瞎了，腳已斷了，而且痛徹心肺，鮮血直流，怎禁眾人亂打？早已身軀栽倒，動彈不得，血量過去了。眾人眼見他不能再活，方始一哄而散。把拿刀的屍骸扛了轉去，回覆忠溪，忠溪自然稱快，不提。

且說鬧事的時候，巡捕見人多勢大，雖一面遞信到捕房中去，一面也只得袖手旁觀。及至人已散了，巡捕頭已來了，方上茶樓去查驗。見永貞滿身血污，橫在地上，口中尚有出氣，急忙拿一扇板門把永貞扛送到仁濟醫院，就算交代。麥醫生見他傷勢過重，知難施救。然永貞心還未死，悠悠醒轉，眼睛雖看不見人，卻說了幾句話，無非是通知徒弟一事。說畢，大聲呼痛，情願速死。醫生看了不忍，就將那斬斷的這只腳，剩得一根筋相連，也把他割斷了，馬永貞始一痛而絕。等到徒弟來看視，已經亡過了，只得買棺盛殮，各盡弟子之職，不須細敘。正是：

英雄從此歸新塚，妓女原來戀舊盟。

此段已將永貞一生歸結，仍要講寶玉正文。欲知後事，下回再敘。